

## 卷第二百三 樂一

樂 舜白玉琯 師延 師曠 師涓 楚懷王 咸陽宮銅人 隋文帝 唐太宗  
衛道弼曹紹夔 裴知古 李嗣真 宋沈 王仁裕 李師誨  
琴 瓊瑤樂 劉道強 趙後 馬融 楊秀 李勉 張弘靖 董庭蘭 蔡邕  
於頤 韓皋 王中散  
瑟 阮咸  
樂

舜白玉琯

舜之時，西王母來獻白玉琯。漢章帝時，零陵文學奚景於冷道舜祠下得笙白玉琯。知古以玉為琯，後乃易之以竹為琯耳。夫以玉作音，故神人和，鳳凰儀也。（出《風俗通》）

師延

師延者，殷之樂工也。自庖皇以來，其世遵此職。至師延精述陰陽，曉明象緯，終莫測其為人。世載遼絕，而或出或隱。在軒轅之世，為司樂之官。及乎殷時，總修三皇五帝之樂。撫一弦之琴，則地祇皆升。吹玉律，則天神俱降。當軒轅之時，已年數百歲，聽眾國樂聲，以審世代興亡之兆。至夏末，抱樂器以奔殷。而紂淫於聲色，乃拘師延於陰宮之內，欲極刑戮。（陰宮囚人之所）師延既被囚繫，奏清商流徵調角之音。司獄者以聞於紂，猶嫌曰：「此乃淳古遠樂，非餘可聽悅也。」猶不釋。師延乃更奏迷魂淫魄之曲，以歡修夜之娛，乃得免炮烙之害。聞周武王興師，乃越濮流而逝。或云，其本死於水府。故晉衛之人鑄石鑄金圖畫以象其形，立祠不絕矣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師曠

師曠者，或云出於晉靈公之世。以主樂官，妙辯音律，撰兵書萬篇，時人莫知其原裔，出沒難詳也。晉平公時，以陰陽之學，顯於當世。乃薰目為瞽，以絕塞眾慮。專心於星算音律，考鍾呂以定四時，無毫釐之異。春秋不記師曠出於何帝之時。曠知命欲終，乃述《寶符》百卷。至戰國分爭，其書滅絕矣。晉平公使師曠奏清徵，師曠曰：「清徵不如清角也。」公曰：「清角可得聞乎？」師曠曰：「君德薄，不足聽之，聽之將恐敗。」公曰：「寡人老矣，所好者音，願遂聽之。」師曠不得已而鼓。一奏之，有雲從西北方起；再奏之，大風至，大雨隨之。掣帷幕，破俎豆，墮廊瓦。坐者散走；平公恐懼，伏於廊室。晉國大旱，赤地三年，平公之身遂病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師涓

師涓者出於衛靈公之世。能寫列代之樂，善造新曲，以代古聲，故有四時之樂。春有《離鴻》、《去雁》、《應蘋》之歌；夏有《明晨》、《焦泉》、《朱（朱原作之，據明抄本改）華》、《流金》之調；秋有《商飈》、《白雲》、《落葉》、《吹蓬》之曲；冬有《凝河》、《流陰》、《沉雲》之操。此四時之聲，奏於靈公，公沉湎心惑，忘於政事。蘧伯玉諫曰：「此雖以發揚氣律，終為沉湎靡曼之音，無合於風雅，非下臣宜薦於君也。」靈公乃去新聲而親政務，故衛人美其化焉。師涓悔其違於雅頌，失為臣之道，乃退而隱跡。伯玉焚其樂器於九達之衢，恐後世傳造焉。其歌曲湮滅，世代遼遠，唯紀其篇目之大意也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楚懷王

洞庭之山浮於水上，其下金堂數百間，帝女居之。四時聞金石絲竹之聲徹於山頂。楚懷王之時，與群才賦詩於水湄。故云，瀟湘洞庭之樂，聽者令人難老，雖《咸池》《蕭韶》不能比焉。每四仲之節，王嘗繞山以遊宴。各舉四仲之氣，以為樂章。惟仲春律中夾鍾，乃作輕流水之詩，宴於山南。時中蕤賓，乃作《皓露》《秋霜》之曲。其後懷王好進奸雄，群賢逃越。屈平以忠見斥，隱於沅澧之間。王迫逐不已，乃赴清冷之淵。楚人思慕之，謂之水仙。（出《王子年拾遺記》）

咸陽宮銅人

秦咸陽宮中有銅人（銅人原作鑄銅，據明抄本改）十二枚，坐高皆三五尺。列在一筵上，琴築竽笙，各有所執。皆組綬華彩，儼若生人。筵下有銅管，上口高數尺。其一管空，內有繩大如指。使一人吹空管，一人紐繩，則琴瑟竽築皆作，與真樂不異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隋文帝

隋文帝開皇十四年，於翟泉獲玉磬十四。懸之於庭，有二素衣神人來擊之，其聲妙絕。（出《洽聞記》）

唐太宗

唐太宗留心雅正，勵精文教。及命太常卿祖孝孫正宮商，起居郎呂才習音韻，協律郎張文收考律呂。平其散濫，為之折衷。作降神樂，為九功舞，天下靡然向風矣。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，周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，於是斟酌南北，考以古音，而作大唐雅樂。以十二律，各順其月，旋相為宮。按《禮記》云，「大樂與天地同和。」《詩序》云，「太平之音安以樂，其政和。」故制十二和之樂，合三十曲八十四調。祭環丘以黃鍾為宮，方澤以大呂為宮，宗廟以太簇為宮。五郊迎享，則隨月用律為宮。初，隋但用黃鍾一宮，唯扣七鍾。餘五虛懸而不扣。及孝孫造旋宮之法，扣鍾皆遍，無復虛懸矣。時張文收善音律，以蕭古樂譜未甚詳悉，取歷代沿革，截竹為十二律吹之，備盡旋宮之義。太宗又召文收於太常，令與孝孫參定雅樂。太樂古鍾十二，俗號啞鍾，莫能通者。文收吹律調之，聲乃暢徹。知音樂者咸伏其妙，授協律郎。及孝孫卒，文收始復彩三禮，更加釐革，而樂教大備矣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又 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。張率更叩其一曰：「晉某歲所造也。是歲閏月，造磬者法月數，當有十三個，缺其一，宜如黃鍾東九尺掘。必得焉。」求之，如言所得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又 貞觀中，景雲見，河水清。張率更制為《景雲河清歌》，名曰燕樂，今元會第一奏是也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又 太宗之平劉武周，河東士庶歌舞於道，軍人相與作秦王破陣樂之曲。後編樂府云。

又《破陣樂》，被甲持戟，以象戰事。《慶善樂》，長袖曳屣，以象文德。鄭公見奏《破陣樂》，則俯而不視；《慶善樂》，則玩之不厭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#### 衛道弼曹紹夔

樂工衛道弼，天下莫能以聲欺者。曹紹夔與道弼皆為太樂，合享北郊。御史怒紹夔，欲以樂不和為罪。雜扣鐘磬聲，使夔聞，召之無誤者，由是反歎伏。洛陽有僧，房中磬子夜輒自鳴。僧以為怪，懼而成疾。求術士，百方禁之，終不能已。夔與僧善，來問疾，僧具以告。俄擊齋鐘，復作聲。紹夔笑曰：「明日可設盛饌，當為除之。」僧雖不信紹夔言，冀其或效，乃具饌以待之。夔食迄，出懷中銚，鑪磬數處而去，其聲遂絕。僧苦問其所以，夔云：「此磬與鍾律合，擊彼此應。」僧大喜，其疾亦愈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#### 裴知古

裴知古奏樂，謂元行衝曰：「金石諧和，當有吉慶之事，其在唐室子孫耳。」其月，中宗即位。（出《譚賓錄》）

又知古直太常，路逢乘馬者。聞其聲，竊言曰：「此人即當墮馬。」好事者隨而觀之，行未半坊，馬驚殆死。又嘗觀人迎婦，聞婦珮玉聲曰：「此婦不利姑。」是日姑有疾，竟亡。善於攝生，開元十二年，年百歲而卒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#### 李嗣真

唐朝承周隋離亂，樂懸散失，獨無徵音，國姓所缺，知者不敢言達其事。天後末，御史大夫李嗣真密求之不得，一旦秋爽，聞砧聲者在今弩營，是當時英公宅。又數年，無由得之。其後徐業反，天後瀕其宮。嗣真乃求得喪車一鐔，入振之於東南隅，果有應者。遂掘之，得石一段，裁為四具，補樂懸之缺。後享宗廟郊天，掛簣簾者，乃嗣真所得也。（出《獨異志》）

#### 宋沆

宋沆為太樂令，知音近代無比。太常久亡徵調，沆考鍾律得之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沆為太常丞，嘗一日早於光宅佛寺待漏，聞塔上風鐸聲，傾聽久之。朝回，復止寺舍。問寺主僧曰：「上人塔鈴，皆知所自乎？」曰：「不能知。」沆曰：「其間有一是古制。某請一登塔，循金索，試歷扣以辨之，可乎？」僧初難後許，乃扣而辨焉。在寺之人，即言往往無風自搖，洋洋有聞，非此耶。沆曰：「是耳。必因祠祭，考本懸鍾而應之。」固求摘取而觀之，曰：「此沽洗之編鐘耳，請且獨掇（且掇羯鼓錄作且綴）於僧庭。」歸太常，令樂工與僧同臨之。約其時，彼扣（扣原作知，據明抄本改）本懸，此果應，遂購而獲焉。又曾送客出通化門，逢度支運乘。駐馬俄頃，忽草草揖客別。乃隨乘行，認一鈴，言亦編鐘也。他人但覺鎔鑄獨工，不與眾者埒，莫知其餘。乃配懸，音形皆合其度。異乎，此亦識徵在金奏者與。（出《羯鼓錄》）

#### 王仁裕

晉都洛下，丙申年春。翰林學士王仁裕夜直，聞禁中蒲牢，每發聲，如叩項腦之間。其鍾忽撞作索索之聲，有如破裂，如是者旬餘。每與同職默議，罔知其何兆焉。其年中春，晉帝果幸於梁汴。石渠金馬，移在雪宮，迄今十三年矣。索索之兆，信而有徵。（出《玉堂閒話》）

#### 李師誨

李師誨者，畫番馬李漸之孫也。為劉從諫潞州從事。知從諫不軌，遂隱居黎城山。潞州平，朝廷嘉之，就除縣宰。曾於衲僧外，得落星石一片。僧云：「於蜀路早行，見星墜於前，遂掘之，得一片石，如斷磬。其石端有雕刻狻猊之首，亦如磬。有孔，穿繖處尚光滑。豈天上奏樂器毀而墜歟？」此石流轉到安邑李甫宅中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#### 琴

瓊璠樂 秦咸陽宮有琴長六尺，安十三弦，二十六徽。皆七寶飾之，銘曰瓊璠之樂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#### 劉道強

齊人劉道強善彈琴，能作單覺寡鶴之弄。聽者皆悲，不能自攝。（出《京西雜記》）

#### 趙後

趙後有寶琴曰鳳凰，皆以金玉隱起為龍鳳螭鸞，古賢烈女之象。亦善為《歸鳳》《送遠》之操焉。（出《西京雜記》）

#### 馬融

馬融歷二郡兩縣，政務無為，事從其約。在武都七年，南郡四年，未嘗按論刑殺一人。性好音樂，善鼓琴吹笛。每氣出蜻蛉（明抄本喇作蜩）相和。（出《商芸小說》）

#### 楊秀

隋文帝子蜀王秀，嘗造千面琴，散在人間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#### 李勉

唐汧公李勉好雅琴，嘗取桐梓之精者，雜綴為之，謂之（謂之二字原缺。據明抄本補）百衲琴。用蝸殼為徽，共間三面尤絕異，通謂之響泉韻磬。弦一上，可十年不斷。（出《尚書故實》）

又勉又取漆筒為之，多至數百張，求者與之。有絕代者，一名響泉，一名韻磬，自寶於家。

又京中又以樊氏、路氏琴為第一。路氏有房太尉石枕，損處惜而不治。蜀中雷氏斲琴，常自品第。上者以玉徽，次者以寶徽，又次者以金螺蚌徽。

#### 張弘靖

張相弘靖夜會名家，觀鄭宥調二琴至切。各置一榻，動宮則宮應，動角則角應。稍不切，乃不應。宥師董庭蘭，尤善汎（按吳曾能改齋漫錄五引汎作沉。）聲、祝聲。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#### 董庭蘭

響泉、韻磬，本落樊澤司徒家，後在珠崖宅，又在張彥遠宅，今不知流落何處。彈琴近代稱賀若夷、甘黨。前有董庭蘭、陳懷古。懷能汎（汎疑是汎。詳前張弘靖條。）祝二家聲，謂大小胡笳也。蕭古亦善琴，云胡笳第四頭。犯無射商，遂用其音為蕭氏九弄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#### 蔡邕

蔡邕在陳留，其鄰人有以酒食召邕。比往而酒會已酣焉，客有彈琴者。邕至門，潛聽之曰：「嘻！以樂古我而有殺心，何也！」

遂返。將命者告主人，主人遽自追而問其故。邕具以告。琴者曰：「我向鼓弦，見螳螂方向鳴蟬，蟬將去，螳螂為之一前一卻。吾心唯恐螳螂之失蟬也，此豈為殺心而聲者乎。」邕歎曰：「此足以當之矣。」（出《漢書》，明抄本作出華嶠《漢書》，疑是華嶠《後漢書》）

#### 於頤

於司空頤常令客彈琴。其嫂知音，聽於簾下。歎曰：「三分之中，一分箏聲，二分琵琶聲。無本色韻。」（出《國史補》）

#### 韓皋

韓皋生知音律。嘗觀彈琴，至《止息》，歎曰：「妙哉，稽生之為是也。」其當晉魏（魏原作衛。據明抄本改。）之際，其音主商。商為秋聲，秋也者，天將搖落肅殺，其歲之晏乎。又晉承金運之聲也，此所以知魏之季，而晉將代之也。慢其商弦，以宮同音，是臣奪君之義也。此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。司馬懿受魏明帝顧托，後返有篡奪之心。自誅曹爽，逆節彌露。王陵都督揚州，謀立楚王彪。母丘儉、文欽、諸葛誕，前後相繼為揚州都督，咸有匡扶魏室之謀，皆為懿父子所殺。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，彼四人者，皆魏室文武大臣，咸散敗於廣陵，故名其曲為廣陵散。言魏氏散亡，自廣陵始也。《止息》者，晉雖暴興，終止急於此也。其哀憤戚慘痛迫切之音，盡在於是。永嘉之亂，是其應乎。叔夜撰此，將貽後代之知音者，且避晉禍，所以托之鬼神也。皋之於音，可謂至矣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#### 王中散

唐乾符之際，黃巢盜據兩京，長安士大夫避地北遊者多矣。時有前翰林待詔王敬傲，長安人。能棋善琴，風骨清峻。初自蒲坂歷於並。並帥鄭從讜，以相國鎮汾晉。傲謁之，不見禮。後又之鄴，時羅紹威（明抄本威作威）新立，方撫士卒，務在戰爭。敬傲在鄴中數歲。時李山甫文筆雄健，名著一方。適於道觀中，與敬傲相遇。又有李處士亦善撫琴，山甫謂二客曰：「幽蘭綠水。可得聞乎？」敬傲即應命而奏之，聲清韻古。感動神。（許刻本神下有爽字）曲終。敬傲潛然返袂云：「憶在咸通，王庭秋夜，供奉至尊之際，不意流離於此也。」李處士亦為《白鶴》之操。山甫援毫抒思，以詩贈曰，「幽蘭綠水耿清音，歎息先生枉用心。世上幾時曾好古，人前何必苦沾襟。」餘句未成。山甫亦自黯然而悲其未遇也。王生因別彈一曲，坐客彌加悚敬，非尋常之品調。山甫遂命酒停弦，各引滿數杯，俄而玉山俱倒。洎酒醒，山甫方從客問曰：「向來所操者何曲，他處未之有也。」王生曰：「某家習正音，奕世傳受。自由德順以來，待詔金門之下，凡四世矣。其常所操弄，人眾共知。唯嵇中散所受伶倫之曲，人皆謂絕於洛陽東市，而不知有傳者。餘得自先人，名之曰《廣陵散》也。」山甫早疑其音韻，殆似神工，又見王生之說，即知古之《廣陵散》，或傳於世矣。遂成四韻，載於詩集。今山甫集中，只標李處士，蓋寫錄之誤耳。由是李公常日待詔為王中散也。王生後又游常山，是時節帥王鎔年在幼齡，初秉戎鉞。方延多士，以廣令名。時有李夔郎（郎原作即。據明抄本、許刻本改。）中、莫又玄秘書、蕭珣員外、張道古、並英儒才學之士，咸自四集於文華館。故待詔之琴棋，亦見禮於賓榻。歲時供給，莫不豐厚。王或命揮弦動軫，必大加錫遺焉。在常山十數年，甚承禮遇。敬傲每戴危冠，著高屐，優游嘯詠而已。冬月亦葛巾單衣，體無綿纊，日醺酣於市，人咸怪異之。聞昭宗返正，辭歸帝裡，後不知所終。敬傲又能衣袖中剪紙為蜂蝶，舉袂令飛，滿於四座，或入人之襟袖，以手攬之，即復於故所也。常時咸疑有神仙之術。張道古與相善，每欽其道藝，曾著《王逸人傳》，為此也。道古名暉，博字。善古文，讀書萬卷，而不好為詩。曾在張楚夢座上，時久旱，忽大雨，眾賓皆喜而詠之。道古最後方成絕句曰：「亢暘今已久，喜雨自云傾。一點不斜去，極多時下成。」坐客重其文學之名，而哂其詩之拙也。（出《耳目記》）

#### 瑟

盧中丞邁有寶瑟四，各值數十萬。有寒玉、石磬、響泉、和至之號。（出《傳記》）

#### 阮咸

元行衝賓客為太常少卿時，有人於古墓中得銅物似琵琶而身正圓，莫有識者。元視之曰：「此阮咸所造樂也。」乃令匠人改以木，為聲清雅，今呼為阮咸者是也。（出《國史異纂》）

又晉書稱阮咸善彈琵琶。後有發咸墓者，得琵琶以瓦為之。時人不識，以為於咸墓中所得，因名阮咸。近有能者不少，以琴合調，多同之。（出《盧氏雜說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